

张宗贤○著

「我离地狱究竟还有多远？」独占潇洒身患胃癌久治不愈，怪异的病状让他有了提前衰老之相。凶残的病魔就似无情的烈火在焚烧着他的躯体，让他终日在生死之间饱受折磨。

「我知道我很快就可以见到卿姐了！」独占潇洒微微笑了，消瘦的脸孔、蓬松的乱发和忧郁细长的眼睛仍是那么迷人……

一场车祸



情缘
从此他们
大九岁的女
分，这个比自
李卿之间与
沾血的
独占
上潇洒的
是独
占

苦情缘



张宗贤 著

1247.5

3135

古情缘

大众文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苦情缘/张宗贤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8. 8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236 - 2

I. 苦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0962 号

书 名 苦情缘

编<著>者 张宗贤

策划编辑 何威涛

责任编辑 范 钧

装帧设计 张宗贤
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潮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6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 23 插图 1 张

字 数 245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目 录

1

险些成为李卿沾血车轮下一缕冤魂的独占潇洒，竟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之间沾血的缘分，为了这个比自己大九岁的女人他宁愿舍弃对未婚妻的感情

一 ······ 003

独占潇洒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人生的转变取自一个女人，李卿将他送上了更高层的人生舞台，从而暴露了她自己「再也不能离开独占潇洒」

二 ······ 025

冯少贤的出现让独占潇洒又被一份感情纠缠住了，无法抗拒的温柔乡种下了情祸的种子，突然独占潇洒意识到这是他与李卿之间感情毁灭的开始

三 ······ 045

无法补救的一段感情毁在独占潇洒的手中，他的所作所为给李卿带来了巨大的伤害。看着她在伤心痛苦之中嫁给冯世豪，独占潇洒内心更是说不出的难受

四 ······

八……

171

的背叛，两人订婚之日却是他神经失常之时

无情的打击与残酷的欺骗给独占潇洒内心留下了严重的创伤，他无法承受冯少贤

七……

145

受罪，只要能换得独占潇洒的自由，李卿甘愿倾家荡产

尽管独占潇洒承受牢狱之苦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可是李卿哪舍得他在监狱里吃苦

六……

121

对自己的谴责，他决定为冯少贤服刑到监狱之中默默地忏悔

独占潇洒半年的逃避最终还是跌在了李卿的怀里，沉重的愧疚让他无法摆脱内心

五……

093

心的折磨，然而过分的逃避却让他失去了冯少贤

在动情的舞蹈之中李卿对独占潇洒旧情复燃，从此让他在冯世豪父女面前备受良

目 录

2

目 录 3

任性、倔强的冯瑶瑶决定跟一个疯子过一辈子，在父母的阻止下她选择弃父母而与独占潇洒离家出走。然而这荒唐的感情美在一时，不料独占潇洒失踪了

九 197

独占潇洒与葡萄园的三只大狼狗展开了搏斗，这不仅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，而且也是对他尊严与荣辱的考验，他绝不能命丧在狗群之中

十 225

在独占潇洒失忆之下李卿与他过了两个月的恩爱生活，谁料这是上天对李卿临死之前的一点补偿，两人刚办完结婚证，而独占潇洒就失去了老婆

十一 249

由于时运不济独占潇洒投资做书赔了很多钱，为了还债他被迫做起盗版书，而处处有人与他作对，他不得不离京而远赴山东

十二 275

目 录

4

十五	343
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在北京所发生的事都是一个不完美的梦，独占潇洒回家乡去了	
在金钱的引诱下，曾伟做出了丧尽天良的事情。大难临头的独占潇洒却让唐美华	
十四	324
途，在金钱、权贵、良知的面前，独占潇洒该如何选择	
独占潇洒很珍惜人生这最后的不生日，然而高万候的出现却让个无辜的女孩决定着他的前	
十三	323
返北京这天，他已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了	
仅仅两年的时间，独占潇洒拥有了自己的造纸厂与印刷厂，在山东白手起家。重	299



险些成为李卿沾血车轮下一缕冤魂的独占潇洒，竟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之间沾血的缘分，为了这个比自己大九岁的女人他宁愿舍弃对未婚妻的感情……

1

“我离地狱究竟还有多远？”独占潇洒身患胃癌久治不愈，怪异的病状让他有了提前衰老之相。凶残的病魔就似无情的烈火在焚烧着他的躯体，让他终日在生死之间饱受折磨。

“病情已在好转，很快你就可以出院了。”诸多医护人员在与病魔的较量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和历练，尽管与病魔殊死搏斗也无法有质量地延长独占潇洒的生命。而对独占潇洒的病情有所隐瞒也是想减轻他的心理负担，以免让他受到沉痛打击而丧失生存的意志。

“我知道我很快就可以见到卿姐了！”独占潇洒微微笑了，消瘦的脸孔、蓬松的乱发和忧郁细长的眼睛仍是那么迷人。

其实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身体，知道自己已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，“卿姐在我的生命里是个伟大的女人，为了我她宁愿舍弃一切。也许老天一直在怪我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好的一个女人，所以今天我才会被病魔这样折磨。”他小心藏着眼里的泪水，始终不敢在人前掉下来。

李卿是一个比独占潇洒大九岁的女人。两人初识要从一起车祸说起，提到那起车祸独占潇洒仍有后怕，因为在那次车祸之中他险些断送双腿。

那晚独占潇洒开着张凤芝的轿车与未婚妻周韵寒回家，途中车身被李卿的奔驰轿车刮了一下，于是下车去跟她理论。哪知李卿错踩一脚油门就将独占潇洒撞了出去，她是因妹妹结婚而多喝了几杯酒，所以才造成这场意外。

在独占潇洒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李卿提到赔偿他的损失之事。她的意思并不是想拿钱把事摆平，而是不知怎样补偿独占潇洒，也只有用钱略表心意。

独占潇洒为此心里很不痛快，尽管李卿承诺赔出百万损失费，而他也毫不满足。这让李卿感到很为难，再三问到独占潇洒如何赔偿于他才满意。

沉默了好几天，独占潇洒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：“车祸之事你也是无心之举，碍于你事后对我有百般责任之心，我也就不深究此事。但是你想拿钱把事摆平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，我不是因缺钱自找罪受。我不需要你的赔偿，我要你每天都来医院照顾我，直至我出院为止。假如我的大腿留下后遗症，你必须委屈嫁给我，照顾我一生一世！”

李卿没有犹豫便答应了，因为她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何况她背负着对独占潇洒的愧疚与罪责，理当留在他的身边给予照顾。

其实独占潇洒本不想为难李卿，然而此生真要是瘫痪在床，到时怨恨她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了。

他的请求令周韵寒感到不满，多次怪责未婚夫对李卿的要求未免太过分了。独占潇洒前思后想也不觉得这是过分之举，然而有一天，他却明白周韵寒为何要整天发牢骚。

那天独占潇洒觉得很饿，见到李卿到医院里来了，就跟她说自己身子虚，想大补，能不能喝碗鲍鱼汤。李卿自然能看出他有些刁难自己的意思，可是想到他的身体确实需要有营养的东西充实，只好满足了他的嘴馋。

哪知独占潇洒得寸进尺，要求李卿喂他喝汤。李卿不想因为这点事跟他计较，只好忍气吞声了。正在李卿喂独占潇洒喝汤的时候，周韵寒正好赶来了。

李卿走后，周韵寒不高兴地说：“你今天很有艳福？”一句话把独占潇洒问蒙了，不知道她所指的是什么，“什么艳福？”

“今天有人喂你喝汤，难道这不是艳福？”看着她那张小脸憋得通红，独占潇洒不禁笑了。

周韵寒见他还好意思笑，心里更加不舒服了，“李卿赔偿你百万的损失你为什么不接受，干嘛非要让她每天抽空到医院里来照顾你，难道我是一个

大忙人?”

独占潇洒这才意识到在要求李卿到医院照顾自己的时候,忽略了她的感受,“我不接受她的百万赔偿是因为我的腿是无价的,她撞得我这么惨,让她拿钱把事摆平岂不太便宜她了。我让她每天到医院来照顾我,也是人之常情,并不过分。”

“你不想太便宜她,所以你就想着让她做你的老婆是不是?”

独占潇洒沉默了良久说:“假如将来我真的瘫痪在床,我哪忍心让你跟一个残疾人过生活……”

“李卿雍容华贵,美貌绝伦。男人见到她要是不神魂颠倒,肯定就是木头人了。假如李卿是个丑八怪,你绝对没有那样的要求!”她说的倒也有道理,可是独占潇洒偏偏没有毁在丑八怪的手里。

“你不要当是我在跟你开玩笑,我说的话是认真的。”

周韵寒沉默了。看着她的表情很难受,独占潇洒的心又软了,“假如你很讨厌李卿照顾我,那我明天就不让她再到医院来了。”

“你千万不要打消这个念头,现在有人伺候你大小便,我比较省心。何况她每天都给你送燕窝、鱼翅什么东西吃,已经把你喂馋了,要是断了口,凭我的经济实力可解决不了你的嘴馋。”

“那你每天都喝醋,我又怎么舍得!”

说完这话,周韵寒狠狠地拧了一下独占潇洒的屁股,脸上尽是哭笑不得之色。

这段日子李卿常常被独占潇洒刁难自然是有苦说不出,而出自对他的歉疚,心里有再多怨言也能包容。何况李卿能理解独占潇洒的心情,知道他恨自己撞伤他,要不刁难自己他心里不会觉得平衡。尽管受尽委屈,李卿心里也觉得舒服,要不然她无法摆脱内心的愧疚与罪责。

吃腻了燕窝、鱼翅,独占潇洒想不起再吃什么好了。听周韵寒无意之间提到熊掌,便向李卿索求。

对此周韵寒禁不住直笑,私下跟独占潇洒说:“李卿要是能弄到熊掌,我也可以跟你沾沾光,我还没有见过熊掌是什么样呢。”看着她笑的有趣,独占潇洒憋不住乐了,“富婆有什么了不起,有钱我让她不知去哪儿花。”

熊掌难求，令李卿实在感到为难。独占潇洒听李卿说熊掌买不到，为此火了，“在我没有康复下床之前，我想吃什么你必须满足我。我限你三天的时间，如果仍是毫无可获，那你就把自己的手掌剁下来给我吃。”

李卿又气又怒，本想冲他一顿乱骂，碍于他内心的痛苦极深，也只能强忍了，“我再去找找看，争取让你吃到熊掌！”说完她含着眼泪走了。

看到李卿无可奈何的表情，独占潇洒得意至极，想到李卿被自己刁难而委屈掉泪，他乐了。也不知为什么，心里就是觉得痛快、舒服。其实李卿掉眼泪并不是因受委屈，而是怪自己为什么要造成这场意外，不然也就不会给自己添这么多麻烦了。

这熊掌可不是菜市场里的鸡爪子，让李卿满城找熊掌，即便累死她，恐怕也难以让独占潇洒有此口福。没有办法，李卿买了两个鸡爪子给独占潇洒带去了。

听说李卿买回熊掌，独占潇洒大吃一惊。当见李卿弄了两个鸡爪子给他，不禁哭笑不得。只听李卿气怒地说：“这段时间你不是吃天上飞的、就是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，总是吃大补的东西，你也不怕流鼻血。”

见到李卿发火了，独占潇洒老实了。细想一下，她忍了自己那么久，而自己总是为难于她，确实有些过分，难免不让她生气。看着她气怒的眼神盯在自己的脸上，不知为什么有点害怕，“我的身体里流的是你的血，要能还给你，我宁愿每天都流鼻血。”

李卿忽然想起车祸那天，当时独占潇洒到了医院因流血过多生命危在旦夕。周韵寒害怕之余对她又打又骂，而李卿仍然清楚地记得周韵寒的话：“你是怎么开车的，要是独占有个三长两短你也就别想活了！”

“这次事故是我们任何人也不想见到的事情，眼前最重要就是你的朋友能够平安无事，我会尽一切代价将你的朋友原模原样还给你。”李卿在此车祸之中已感愧疚至极，尤其是在事主亲人的训斥之下心里更加难受。

“你最好烧香拜菩萨保佑独占的大腿无事，要不然我要你的两条腿做补偿。”

李卿浑身感到有很沉重的压力，对独占潇洒的生死已是担心至极。当见医生从抢救室走出，急忙上前问：“医生，伤者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伤者失血过多，必须及时输血，否则性命不保。”

李卿听后，已面无血色，“医生，拜托您，无论如何也要救活他！”

“伤者的血型很罕见，我们医院一时之间找不到相同的血型来为他输血，你是病人的家属吗？”

“我不是病人的家属，跟他毫无血缘关系！”

“那你是什么血型？”

李卿说出自己的血型，恰好与独占潇洒的血型相同，令医生喜出望外。两天后，听医生说独占潇洒度过了危险期，她绷紧的心才松了下来。

眼下听独占潇洒怨声怨气地说，李卿气消了。如果当时独占潇洒死了，她这生也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如今看着独占潇洒能吃能喝，应该值得庆幸才是，不该为他的刁难心存怨气，“如果我能买到熊掌，我一定会满足你，可是我买不到熊掌，真的是无能为力。”

听见她如此真诚之言，独占潇洒再刁难她也就有违人性了，“我喜欢吃鸡爪子，谢谢你！”不知李卿怎地笑了。

独占潇洒双腿不便，动也不能动，大小便自然全在床上。这是他感到痛苦之处，也是无奈之处。周韵寒每次为独占潇洒端屎尿盆都会手捏着鼻子，嘴里总是埋怨他的粪便太臭，为此伺候他几天就够了。知道李卿常去医院照顾独占潇洒，而她就躲在公司里忙工作。

对此独占潇洒虽有怨言，但藏在心里不说。因为他换了一个角度去想，如果让自己为别人去端屎尿盆也会嫌脏嫌臭，所以就没有理由去怪周韵寒。

一天，独占潇洒因小便湿了裤子。周韵寒责怪不停，说他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，怎么能尿裤子，说得独占潇洒心里倍加难受。正是因为心里不舒服，所以语气大了点：“我躺在床上做什么都不方便，小便湿了裤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你快点取个干净的裤子给我换上不就得了吗。”听他语气很凶，周韵寒不高兴了，“等李卿来给你换吧！”说完她扭头走了。

那个下午李卿没有到医院里来，独占潇洒只能穿着湿裤子在被窝里躺着。而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，被周韵寒知道一次，独占潇洒就不想让她知道第二次了。

李卿几次到医院里来都没有发现独占潇洒穿着湿裤子躺在被窝里。其

实独占潇洒也是不想让李卿知道，他怕李卿也会耻笑他、责怪他。何况这种事情怪难堪的，怎么好意思说出口。可是时间一久，被子里散发出怪味，难免不让李卿发现。

那天李卿取水盆湿了毛巾，为独占潇洒擦洗那张脏脸，“你脸这么脏，韵寒怎么不为你洗洗？”独占潇洒含着眼泪没有说话，他不能在李卿的面前责怪自己的未婚妻。

当李卿闻到被子里散发出臊气，伸手去掀盖在独占潇洒身上的被子，不料被他挡开了手。李卿不禁微微笑了，“你的身体我又不是没有见过，怕什么？”

独占潇洒知道自己的身体早已经被李卿见过了，可是这尿裤子的事情要是让李卿见到，那不丢死人了。在他犹豫之中，李卿已经猜到他尿裤子了，要不然被子里不会散发出臊气。

“是不是小便的时候湿了裤子？”

既然她问到这儿了，独占潇洒也就没有再隐瞒的必要了，“有时你们不在，我小便的时候不方便，可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，湿了裤子很正常嘛。”说着说着他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
“哭什么，不就是湿了裤子吗，小时候谁没有尿过床啊？”她掀开盖在独占潇洒身上的被子，见到他穿在身上的裤子又湿又脏，于是帮他换了条新裤子。

在此期间李卿没有说过一句责怪的话，也没有半点耻笑与嫌脏的意思，她的表情是那么的自然，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的感动。

除了给独占潇洒换了裤子之外，李卿也把床单与被罩换了，让他躺在干净而舒适的被窝里。在李卿走的时候，问了一句：“你小便湿了裤子的事情，韵寒知不知道？”

“她忙于工作，很少到医院里来，不知道我小便湿了裤子的事情。”

“她也真是的，你重要，还是她的工作重要。”

这句话是李卿无心说的，却在独占潇洒心上留下了一个伤疤，他想，将来要是自己跟周韵寒结婚，不幸患病而瘫痪在床，周韵寒会不会像李卿这样照顾自己。

隔了两天，周韵寒到医院里来了。独占潇洒要求她把脏的被罩、床单，以及又脏又臭的裤子拿回去洗干净。周韵寒再三推辞，令独占潇洒感到极是不满，气怒地说：“将来我们要是结婚了，我不幸瘫痪在床，指望你照顾那是做梦，只能等死。”

周韵寒并没有感觉到这是独占潇洒发自内心的话，只认为他在跟自己说气话，所以也就没有放在心上，“是李卿把你害成这样的，又脏又臭的床单、被罩、裤子都应该让她拿回去洗。不给那个女人多找点活做，她就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应得的教训。”

此后独占潇洒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内心深处对周韵寒的感情却逐渐在发凉。以前可以理解她的感受，可是往深了一想，有些事不是需要人理解的。因为两个人结婚以后，是要互相照顾对方的。假如一个人患病，为了理解对方，就不需要她的照顾，那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有什么意义？结婚有什么意义？

李卿到了医院，特意带来一个塑料袋子，将又脏又臭的被罩、床单、裤子装起来，说带回家去洗。独占潇洒没有要求她这样去做，而她就能有这种想法，可以看出她是一个让男人挑剔不出毛病的女人。

日后李卿几乎把全部的时间放在了独占潇洒的身上。她知道周韵寒忙于工作，不能按时到医院来照顾独占潇洒，只能自己多去操点心了。

在她端屎尿盆的时候从不拿手捂着鼻子，半句嫌脏嫌臭的话也不说。长此以往，难免不会让独占潇洒深深地感动，默默伤心之中泪水也常湿润眼眶。

想想周韵寒对自己缺少太多的关爱，想想李卿对自己照顾的非常周到，两人对比一下，独占潇洒不禁为周韵寒感到失望。以前他比较恨李卿，如今却比较感激李卿。

有次在闲聊之中，独占潇洒看着李卿笑着说：“这生我离不开你了，你就准备好给我做老婆吧。如果以后不能得到你的照顾，我也只能等死了。”

“你不要总是去想自己的大腿会留下后遗症，医生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？我可以嫁给你，但你真想让你一生都瘫痪在床上吗？”

“如果你真能嫁给我，我愿意一生都瘫痪在床上！”

李卿以为独占潇洒在说笑，并没有听出这是他发自肺腑的话，“我李卿说出的话没一斤也有九两，假如将来你的双腿留下一点后遗症，我都会照顾你一辈子，绝不食言！”

独占潇洒乐了，也不知道他在乐什么。在李卿走时，要求她回去备好纸笔，下次给自己带来。李卿答应了。

十几天以来，独占潇洒始终握着笔素描李卿的画像。出自于好奇，李卿自然会问他在画什么。在没有完成这幅画像之前，独占潇洒要为自己保密。见他不想说，李卿也就没有追问。

为了追求一张高质量、完美的画像，他需要很多时间来完成。在他素描到李卿嘴部的时候，却不知如何着笔，因为他需要李卿最美的一个微笑，然而这个微笑他还没有见到。

“卿姐，以前我有刁难你之处，令你不满，现在我给你赔礼道歉。”顿了顿，“你不嫌脏不嫌臭伺候我大小便，我知道你心里有难言之处，所以在你的脸上总是见不到笑容。可我真的很希望能够看到你轻松、自然地笑一笑，你总是闷闷不乐我心里很难受。”

“你难受什么，我一个公司的大老板整天这样委屈地照顾你，你应该比谁都得意才对。”

“卿姐，算我求你了，你笑一笑吧？”

“你为什么想看我笑呢？”

“你笑的时候能把所有的男人都迷死，我不想活了，我想被你迷死！”

听到这话，李卿很自然地笑了出来，“你就胡说吧！”她这一笑，不禁令独占潇洒看痴了，真没有想到李卿笑得那么美。

把那张画像完成，独占潇洒自然想让李卿大饱眼福了，“卿姐，你想不想看我手里的这张画像？”

“你画得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我老婆的画像，我想让你看看。”

李卿自然想不到独占潇洒手里的画像所绘之人是自己，完全认为是周韵寒，“韵寒长得很漂亮，你蛮有福气的！”

“她不是我的老婆，画像上的人才是我的老婆。”